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第一二八三號
原名：抗戰日報

尋人啟事

高志立（奶名丑兒）年三十九歲，興縣五區石嶺村人，一九四〇年參加三五九旅七一八團三營十連工作，自四四年由陝甘寧出發路經山西南下，再無音信，家中想念甚急，希見報速來家信，或有知其下落者請函告知，來信寄興縣五區高家崖村公所轉我。

父高思世
十一月一日

九旅指戰員紛紛寫信 向賀司令員致敬

報告工作，請求新的任務

（本報訊）兩年來征戰兩萬二千里、頃由中原勝利突圍歸來的三五九旅，指戰員們紛紛寫信給闊別的賀司令員，信中充滿着無盡的熱愛和誠摯的崇敬。某團九連指戰員的信中說：「離開你整整的兩年了，時刻想念着你。我們沒好，不會辜負你的苦心教養。」某團十一連全體說：「當我們在延安含着眼淚正向邊區的同胞和戰友們控訴反動派的罪惡時，忽然聽到你打電報安慰和鼓勵，大家都擦去了眼淚很高興的聽着，我們願意並且很高興歸還建制，在你親手領導下來報我們的仇。」另一封信向賀司令員報告：「兩年來，我們曾穿過了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戰場，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和日軍都想消滅我們，隴海、粵漢鐵路，長江、湘江、唐河、渭水諸大水以及五嶺、鷄公山等大山又立下了天然障礙，沒有假吃，沒有草鞋穿，子彈手榴彈都很缺乏，還必須天天跑路，天天打仗，情況是萬分惡劣的，可是，我們在你長期的領導下曾進行過艱苦的鬥爭！我們早已鍛鍊成為一支鋼軍，是經得起任何惡劣的環境的考驗的！敵人沒能消滅我們，我們勝利的回來了！」賀司令員曾慰勉他們好好休息，但是他們一致要求馬上投入戰鬥和反動派算賬，某團政治處全體同志請求：「給我們任務吧，我們保證以最大的努力，百分之百的完成！」（穆）

王震將軍 任呂梁軍區司令員

（本報訊）晉綏軍區司令部頃發表命令：任命英勇率部突圍歸來的王震將軍為呂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王震將軍原籍湖南瀏陽，出身鐵路工人。從大革命迄今已為中國民族解放、人民解放事業戰鬥了二十年。土地革命時，任紅六軍團政治委員，和蕭克將軍一道領導紅六軍團參加了震動全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戰軍興，被任命為賀龍將軍麾下一二〇師三五九旅旅長兼政治委員，隨向敵人側背雁北，拯救被國民黨出賣遺棄的人民，首在上下細腰澗殲滅敵人一個聯隊，轉戰於黃土高原，擊斃敵酋常岡旅團長，殺得鬼子屍橫遍野，血染黃沙。一九三九年又奉命回師陝北，在嚴峻的四一——四二年，響應毛主席「生產運動」號召，把荒林搶溝的南泥灣，開墾成錦秀豐腴的「陝北江南」，達到全旅自給自足，克服了反動派封鎖造成的經濟困難。並在毛主席朱總司令直接領導下，進行狂烈的大練兵。四四年秋奉毛主席朱總司令之命，率三五九旅一部，組成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南征湘粵，給日寇以重創，創造了湘鄂贛解放區。兩年半中，足跡行經八個省，征戰兩萬二千里。其間中國共產黨召開的七次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此次中原勝利歸來，榮膺新職，咸認王震將軍必將率領呂梁軍民，予蔣閻頑固進犯者以重創。（穆）

軍區司令部政治部 向各地做優抗工作的同志致謝

（本報訊）軍區司令部、政治部頃在戰鬥報發表文告，向各地做好了優抗工作的幹部致謝。文告內稱：各地優抗工作的進步是空前的，這是由於各級幹部通了建軍思想，把軍隊當成自己的責任，因而具體執行了賀司令員指示好「戰士家洞政治形勢」的指示，把群衆運動中得到的好地、近地，分給烈屬、抗屬，給烈抗屬解決一切困難，幫助他們翻身。因此，推動了許多部隊自動歸隊，貧苦青年紛紛參軍，使全軍指戰員更加安心殺敵，積極保衛人民的利益，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部隊。文告繼望各地更普遍更徹底地幫助抗屬解決土地問題，更使部隊繼續鞏固和擴大，以便澈底粉碎反動派的進攻，取得全面抵抗的勝利！

慰問團代表人民的心

傷員見了任爸爸感激流淚

（雁門訊）晉綏前方傷病員慰問團，由「軍隊爸爸」任萬生帶領，於十一月六日抵達五寨，七日，即開始訪問傷病員，當慰問團走進每個病房時，傷病員異常興奮，有的拄着拐杖出來迎接，有的感激地說：「任爸爸還想着咱們，跑這麼遠的路來看咱們，真是太辛苦啦。」躺在炕上的重傷員也親切地給他打招呼：「任爸爸快上炕坐坐。」任爸爸給大家說：「孩兒們，咱是代表老百姓來看你們的，東西拿得不多，主要是表表心，孩兒們不要掛念家裏，大家給抗屬鬧地開鋤哩！」一個在原平戰鬥受重傷的傷員，他不會說話了，緊緊握着任爸爸的手，流着感激的眼淚，任爸爸的眼也濕潤了，他氣憤地說：「蔣介石賣國賊，勾結上美帝國主義打內戰，大家爲着保衛咱老百姓，犧牲帶花是光榮的，孩子們快點養好，再上前綫去和他幹！」（石英、王光）

岢嵐一區村幹部檢討 只謀自己發財忘了群衆

鬧清革命與個人利益都願改正錯誤

（岢嵐訊）一區區幹部帶頭啟發教育村幹部檢討自私自利，改變思想，努力工作，保衛鬥爭果實。全區四十九個行政村幹部，除個別而外，在群運中都得到了土地耕牛房子，三十五個過去是貧農和佃中農，都上升爲中農，還有一個地主和二個富農，至於十個貧農的生活狀況也已大爲改善。他們在翻身中都未得到應有的教育，因此自私思想大爲發展，一味追求個人的生產，放鬆了工作，有的竟想脫離工作。對上級分配的工作也要講價錢，藉口顧作民運工作，不顧作行政工作，或顧到近處，不顧到遠處；有的提出顧在本村，不顧到外村等等理由來推辭。有的連村公所開會都請不來，並滿口說：「家裏困難」。爲了克服幹部的自私，堅定爲群衆服務的思想，除區幹部分別在各村以自我反省進行啟發教育外，又在佈置冬季工作的區村幹部擴幹會上，專門抽出時間來檢討幹部思想作風，由於領導上帶頭作了深刻檢討，打破了他們怕受處分，丟人的顧慮來傾談自己的思想。燕家村抗聯主任張巨財說：「我當了八年幹部，大部爲自己打算，公糧出得少，分配果實也佔便宜，覺得比受苦還要利大，搞過清算出了東西，自己有病還要去，但是對工作就消極怠工，連給抗屬發一下貸糧都覺得麻煩」。王家溝抗聯主任張俊元反省他愛貪小利，工作中不依靠群衆謀利益，反而走了地主路綫，地主郭喜人給他送了羊肉白麵，他就不讓群衆要地主退租；四四年欠下群衆二十幾個工，至今都未還。從互相檢討中，發現大家對革命認識還很模糊，於是提出革命與個人利益的關係來討論，窰村抗聯主任郭四四回憶過去他從陝西逃來的災民，給地主放羊，有時討吃，現在住着地主的花庭暖窯，有地有牛已成爲一個中農了，還都是革命給予的，但他爲了兩個弟兄犧牲了，老以爲革命是多餘的，對工作也消極了。這次他在會上揭發了自己的思想，大家從他的發言裏，認識了革命的利益必須要用鬥爭和不怕犧牲個人利益才能得來，如果大家都只顧了自己，也不作工作，就是已得到的利益也都保不住。大家又聯系到前方的部隊時說：「要是部隊也像咱們一樣顧個人主義，蔣閻頑固份子早就回來了。」大家搞清了革命與個人利益的密切聯系後，了解了積極工作對革命和個人都是有利的。這個矛盾解決了，大家非常高興，把過去的自私思想，比喻爲偷吃的狗，吃了東西就跑了，實是可恥的。大家都願意用這種自我檢討的精神，帶到群衆中去，向群衆公開檢討自己的缺點和錯誤；並決定將過去貪污的糧食和錢款，以及向群衆調劑的一百二十垧地全部歸還群衆，過去要脫離工作的一些幹部，也都願意回村好好工作，來保衛自己得到的土地和房屋。（劉鴻儒）

神府蘇泥、寨角七個民兵 擊退進犯頑軍四十餘

（本報訊）十月二十七日駐佳縣舊金鎮之頑軍二五六團四連一個排附機槍一挺，配合當地持槍隊共四十餘人，分路向我神府賀家溝合擊，事被我蘇泥、寨角民兵偵察員七人發覺，當即迅速佔領有利地形與敵激戰四小時，將敵擊退，保護了群衆利益。（雷元發）

大同小站一戰 三十分鐘殲俘閻軍六十餘

（新華社左雲二十日電）我八路軍某部於十八日上午一時，以三十分鐘之速決戰，殲滅駐大同小站村閻軍楚溪春部之特務營一部，斃傷閻軍四十餘，俘獲官兵二十八名，繳獲步槍二十三支，日本式手槍兩支，衝鋒槍一支，擲彈筒一個，軍用品一部。

苛政如虎民不聊生

太原市內市郊居民 被迫築碉堡負担浩繁

民伕因勞役重病者二十天內即達六千五百餘人

（本報訊）閻錫山無止境的在太原市內市郊修築碉堡，致使太原市內及城關各村人民，負担浩繁，因作工致患重病者甚多。據記者獲悉：太原縣三區西攤村，在兩個半月中（六月初至八月中旬），僅作碉堡即負担七百五十八萬五千九百元法幣，其中人工、牛車支差、牲口支差三項，費洋四百九十六萬五千元，磚、木椽、土沙、石子四項，費洋二百三十七萬零九百元，洽村人員監工費一項亦用去三十五萬元，該村大小人口共二百六十人，每人需負担三萬元左右。又據九月二十一日太原復興日報透露：僅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十八日二十天內，被迫修築工事之民伕，生病者即達六千五百八十七人，其病疾多爲痢疾、瘧疾、疥瘡、瘡傷腫爛、眼結膜炎等病。

興縣水磨等 用互相評的辦法 平衡村與村通產

（興縣訊）一區水磨溝實驗村，在評定通產時，[illegible]不一致，特別在兩村交界的地方看得[illegible]，水磨溝的評了八九石，城關的[illegible]十來分，同城只負擔五六分，形使負[illegible]產，求得各村負擔公平，今年開始了[illegible]區工作的同志互相連繫，但因爲由於[illegible]群衆互不相信。水磨溝各部原家[illegible]原家坪專門拿上最高的特等產量和[illegible]產。根據這種情況，採用下面三種辦法[illegible]讓自己提出要都村那一塊地的通產，五相比[illegible]後移來）。（二）交界地段村都[illegible]（三）[illegible]加其他村的評議會，一[illegible]大家都感到公道，對[illegible]就將該村由地和[illegible]

[illegible]（區生）

興縣杏花角村 群衆街談巷議不滿意 今年發動起來討論 大家說再不能公道了

去年徵糧[illegible]包辦

（興縣訊）四區官莊村實驗公糧時，村幹部就給村干部[illegible]杏花角[illegible]自然[illegible]介紹：「[illegible]不好做，[illegible]吼不來，[illegible]發言。」[illegible]門爭[illegible]因是[illegible]基本群衆[illegible]幹部首先[illegible]衆家[illegible]問[illegible]對[illegible]部[illegible]不滿[illegible]

[illegible]

……，今年[illegible]一在[illegible]中，對幹部的自私

×　×　×

也有很大的教育，他們說：「群衆起來啦，再不能公道了，往年我們評議完，[illegible]討論不滿意，今年可沒人反映了。」……（樂鑄錄）

三分區陳副政委 誠懇檢討領導作風

工作不深入，對幹部不關心，領導上浪費大

（本報訊）三分區副政委陳遜波同志在分區召開的以上幹部[illegible]大會上，對[illegible]他首先承認分區的領導工作太不深入，對[illegible]加強的幹部會，司政各科幹部也很少[illegible]去。工作有佈置，但沒檢查、沒總結，[illegible]無居，五連一個班，六連一個[illegible]班一年沒一人逃亡，[illegible]

[illegible]

紙張，總計浪費了五六十萬元。會上有同志提到副司令員和參謀長各用九十元白洋買了一支水筆，這的確是浪費。爲了防止今後的貪污浪費現象，陳副政委宣佈：分區成立審查委員會，每一二月審查一次賬目。幹部們對分區的這些檢討認爲很好，並表示今後決上下一心，積極爲人民服務。

綏蒙及五分區 檢查郵局工作

不時換散戰時放棄工作現象嚴重

（新華社綏蒙訊）綏蒙及五分區郵局檢查出過去嚴重的官僚主義現象：（一）不遵守郵路與班次制度：如[illegible]

[illegible]

河曲樓子營幹部群衆 兩月來殺豬羊一百餘隻 大吃二喝不關生產了

（河曲訊）[illegible]

[illegible]了，每天宰豬殺羊，大吃二喝。兩月來，就殺了一百五[illegible]最多一天殺過七隻羊兩口豬，共值農鈔六百七十五萬元；此外，少賺一千五百萬元。在最近的行政村擴布機也停了，共少織四百二十多丈布，幹部，對這些問題會加以檢討，決定今後加強幹部時事學習和對群衆時事宣傳，發動擴布，並在原有基礎上恢復紡織。（李天才）

不學時事害處大

專論

怎樣分配鬥爭果實

正確分配鬥爭果實，是發動群衆解決土地問題全部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步驟，是群衆於清算鬥爭勝利之後，如何適當調節內部利益的問題。鬥爭果實分配得公平合理與否，直接關係群衆的團結，也關係到在運動中是否能給群衆內部的團結；貫徹了黨的政策。對於這個問題，過去許多地方幹部往往不大重視，往往清算鬥爭一結束，便以爲任務完成，忽視或轉移到別村工作。已往的減租鬥爭中，一向就是這種作法，並無一個調整分配的經驗。因此反攻以來的大規模群衆運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分配鬥爭果實決非一件簡單的事情，要貫徹正確的作法，必須[illegible]的教育和加強領導……

[illegible]

王寨塬人民

武裝起來推翻了蔣政權 堅持自治已二年

（本報訊）解放日報本月六日刊登了王寨塬人民翻身翻過的消息，在全面抵抗蔣軍進攻的今天，這對我們是有極深刻意義的，特轉載如下：

在王寨塬流行着兩句民謠：「要得世事平，家家都有持槍的人」，這正是王寨塬上人民堅持了兩年自治的切身經驗。從三十四年四月起，他們就武裝了自己，推翻了蔣政權的暴政統治，締造了自己的民選政府，並且從不斷的武裝自衛中成長起來。

這一個奇蹟，是在血淚中產生的。

王寨塬原屬國民黨甘肅寧縣湘川鄉，這條塬，長寬四十餘里，寬窄十餘里，有五百戶人家，絕大部份是農民。提起蔣政權對這塊土地上人民的掠奪和壓榨，至今羣衆「頭皮麻得慌針針的」，每畝地打糧平均一大斗，全塬兩萬三千多畝地就要被掠奪兩千三百多石糧，約佔收成之半（山地塬地平均二斗），再有軍糧、獻金及縣、鄉、保……公教人員食糧，此去彼來，再加「墊欵官」丈地不公，送錢少了把地多丈下，使好些人家借債納糧，在一個莊家牆壁上發現攤派錢欵的條子，就有鄉鎮造產費、學校教育費、電線費、服裝費、儲蓄券、馬價、糧價（不敢在冊裏抽丁，迫羣衆鑽窮買壯丁）、壽報費、紙張費、保公費……等十餘種，雜需如一頭驢也半年收一次使用牌照稅，十七八股的欵，每戶平均二十萬元法幣（兩年以前），勒索實馬實騾，如八保一保就要兩馬一騾，馬要全縣全鄉買同樣高低尺寸，同樣顏色的，否則不收，總不下就罰更多的欵子，要草要料，要向四條等地鄉公所、保安隊、國民兵團，駐軍草料站等處分別送，柴要乾柴，濕柴不收，還要挨打；送柴到四條一次來回要兩天，一次路費就要花一斗麥，兩三天送一次，胡家娃送稻黍作馬料，被顆顆碎不收，胡家娃哀求：「人還吃哩牲口，咋不能吃哩」就挨了一頓槍上的鐵探條，派差去挖壕溝築封鎖錢、修學校、還[illegible]發，十二歲的李來保被拉去修了三次，半腿支差有的死了，活的回來殘廢了。

蔣政權呀！挖盡了百姓護心油

架鬧得稀爛道的，牛也瘦的不能使喚，軍隊和鄉事員來了「話落點，鞭子就跟屁子來了」，「總要老得提起骨頭抖下肉來」，要吃天上的花鳥（鷹）和家畜的狗餅」，鄉上的人沒挨過打的很少，一個保丁就罵：「我非打過第八保的人不可！」李來保說：「一句話沒答上，剛刀就在我大媽脖子上晃，要殺我大媽，搶行的牲畜飛單火迸」。

老百姓不管你家人手多少，一律要攤國民兵自衛隊，每人打一根矛子，搶鬧月牙形，一根長短的桿子和纓子，紅邊和當得的顏色深淺，有作了七次才合適的，民國三十三年下半年的臘月天，在四條舉行檢閱，凍得人人身上發抖，一些要扛過上幾腳脚加脚，沒一個人不挨打，凍得招不住，檢閱一散，老百姓跑得兩袴一條的鍋子。

一輪紅日兩個天地 群衆要求加入邊區

稅欵差役逼得王寨塬人民不能活下去，「糧欵是咱老百姓的護心油，護心油挖完了還能活？」可是「一輪紅日，兩個天地」，邊區，羣衆都說：「人家邊區糧欵，比咱們十停還不到一停，八路軍對百姓多好，咱們加入邊區吧！」可是鄉公所縣政府三天兩頭捎來話：「糧欵交不上要你們頭！」首先第八保羣衆憤怒了，「要得世事鬧，百姓起了謀，要得世事平，家家都有持槍的人」，百姓非鬧不可，他們在四四年暗中組織起來，幾次簽名畫押寫請願書派代表要求邊區寧陽縣收管，作邊區的公民，當時我政府以團結關係[illegible]謝絕，代表們噙淚返鄉，八保的羣衆暗下說：「咱們二百戶人家，夜晚去包圍邊區的政府請求收編下，天一明就回來，夜夜這樣，不答應不停止（白天不回來怕國民黨知道了殺他們）」。羣衆把苦於無法繼續徵欵拉丁的保長副保長保丁都轉變了過來和他們一致行動，正當此時國民黨又派第八保五十多萬欵子五百多石獻金糧，還要保甲長們去受訓三個月，羣衆忍無可忍，三十四年四月實行自治。

打碎蔣記門牌 自組民主政府

「與其死在糧欵下，不如向國民黨拚命」，在他們自己的領袖黄寶珍、強得信、張錫興、李希嶸（保長）領導之下，打碎了門牌組織了游擊隊，「邊區不收，咱自己獨立自治」，白天勞動黑夜打游擊，蔣軍一來，三保槍響，全保人起來拚命。

他們開始只有六個游擊隊員，後來每甲一人共十五個游擊隊員，開始只有兩支過去營大昌部隊遺下的步槍，其餘都是土槍和矛子，可是他們身後是二百四十多戶男女老小，就這樣堅持了兩年，打退了蔣軍四次進攻，一次來了三個便衣趙明倫等，黄寶珍急忙由柴堆裏拿出槍，取出藏在女人鞋裏的子彈和趙錫興兩人把便衣趕進窰裏，全保老百姓都來了，一聲吶喊，就把三個便衣活捉了，去年五月四日，來了一連蔣軍，帶了百多條繩子，要把八保的人都綑去，可是游擊隊長張顯興帶了四個隊員趕下了，蔣軍正在作飯，趙錫興第一槍就把在槽上吃杏子的排長打下來了，蔣軍慌忙逃竄，寨子門打起槍來，連長初看只有四個游擊隊，就下命令：「打！」可是再一看，滿山遍野的老百姓，矛子、土槍、鐵鍁、斧頭都下來了，[illegible]忙下命令抬起受傷的兩人逃走了，[illegible]以後又成立了自衛戰鬥，打過兩次小仗，蔣軍就未敢再進來。

又有三百戶加入新政權

兩年了，勝利屬於王寨塬的人民，殘暴的蔣軍不但不會征服這二百戶堅強的人民，到今年八月，第六第七兩保三百戶羣衆也不再屈服於蔣介石暴政之下而起來自做，打碎了自己的門牌，九月初一日與第八保聯合成立了自己的王寨塬區政府，把蔣政權澈底趕出[illegible]河道塬，趕出黑河湘河以外去！十月以來改造了保甲，建立了鄉村政權，選舉了自己的「[illegible]的」人出來辦事，原第七保保長席鐘先生被選爲區長，十月二十日各鄉召開羣衆大會成立了鄉政府，選舉了各村長、鄉長，在第一鄉鄉政府成立時的羣衆大會上，第八保保長（原第八鄉副保長）黄寶珍說：「開保長會在邊區是常事，在咱們這是第一次！大家選我當鄉長，跟過去當保長不同，過去保長是給國民黨要差要欵哩，如今是要好好爲百姓辦事」。黄保珍先生激昂的說：「過去國民黨時期，糧欵叫咱們跟着屁子轉，咱們心齊變過來了，過太平日子，過去有的人心裏不慢信國民黨三天兩日猜來要八保的幾個人頭，兩年以來八保一個人也沒減下。現在也不要以爲革命成功了，還要蔣介石不打咱們，還想咱作牛馬，咱們還要心齊，保衛王寨塬！」是的，兩年來他們打垮蔣軍四次進攻，打死他排長一名，打傷他兩名，俘虜了三名，他們一個精彩的都沒有。他們現在擴大了游擊隊組織了自衛軍，白天黑夜在塬上來回游着，假使蔣軍敢來，就堅決的消滅他！王寨塬的羣衆歡欣的說，六十多歲的翻身的胡老漢老淚快要流出來的說：「盼着這一天就像麥子黄，我盼不到啦，今天怕可才來咧！」

「人民軍隊是不可戰勝的」

（上接第四版）

他復以極大的興奮，談到三五九旅在征戰中那些驚天動地的事蹟，他們在遭遇的艱險環境中表現出的超人的意志和英勇：南征時走到江西老蘇區，有天一個賀龍投彈手掉了隊，他從老鄉中得知本隊在前邊過不了河，便和十幾個掉隊的戰士抗擊背後追來的九十四軍兩個師，拚命打了一整夜，次日又趕上隊伍。當往廣東挺進時，有一個耕，遲了七天才收到命令，在羣衆掩護支援下，一路說是「賀龍部隊打前站的」，闖破層層蔣日偽聯合封鎖線，行進幾百里追上部隊。有七個傷員被蔣軍俘去關到湖南瀏陽縣監獄中，有天晚上獄外唱戲，傷員中的李旅生同志用鐵絲搗開鎖子，把百多個抗日「罪犯」一塊放出來，除掉兩個犧牲者，餘皆安全歸隊。這事哄動了全縣，人們說：「七個傷兵能由監獄裏打出來，八路軍的就更可想而知！」人們欽敬這些英雄，減人送幾百里，行前裝香擺酒，歡送他們一路平安。

中原突圍，有個戰士掉隊被十八軍捉去，他拖了兩挺機槍回來，還帶出四個蔣軍士兵。團長安龍斌受傷把手銬掉，仍和部隊一起日行百餘里，直到拖死，毫無怨言。有個賀龍投彈手，在隊伍行進時因過份疲勞過倒，醒來到處都是敵人，他就摸到村裏作羣衆工作，羣衆一村一村的掩護他。隊伍回到陝甘寧，他獨自走了一千多里路，扛着槍也回來了。別人問他怎樣回來的？他說：「毛主席的路錯回來的！」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中，都洋溢着羣衆對九旅的熱愛。在湖南，民間流行着神秘的傳說，他們一到，羣衆便講：「賀龍帶十萬八路軍來了。」神話式傳說直流行到頑偽軍中，八面山中一個俘虜向王震將軍講：「我們連長說的，你們從延安帶了一種藥丸子，吃一顆可三天不吃飯，一天行一百八十里。」中原突圍到陝南，人民狂喜稱慶，有些老年人拍手道賀：「八路軍新四軍是『四』連『八』連的，誰能給他消滅！」蔣方嚴禁人民收留傷員，羣衆仍冒萬險掩護他們。回來一進隴東，慶陽人民看見指戰員被折磨得皮包骨頭的樣子，好多都哭了。看見有些戰士赤脚磨破了，人們便由隊列裏拉出來把自己的鞋子脫下給穿上。許多老太太帶着衣物慕品，像迎接闊別多年的親生子女。

王震將軍是這支勁旅的英明指揮者，在那些艱辛苦難的日子裏，他總是勇敢的領着隊，常比一個士兵更英勇。但在所有的講演和交談中，他總稱頌所有勇敢的指戰員，而一提到他自己，就謙遜的講：「我只是跟着這個部隊走的！」我看到一段記錄，南征時在八面山中，敵人八個團堵住去路，王震將軍鼓舞大家：「只要鹿能走過的地方，我們就可以走過去，鹿不能過的地方，人要過去。我一生只有一個信念：前進！準備好你們的手榴彈，碰到就打，伙伕同志上，用你們的扁担打！」我深深的被這些斬釘截鐵的話語感動了。正是這種不屈不撓的鬥志，鼓舞和領導了全軍的戰鬥[illegible]。

和他一塊南征的[illegible]軍不論在怎樣艱險的戰鬥中[illegible]一起，鼓舞全軍不畏艱險[illegible]士兵一塊赤着脚走路、吃[illegible]途中常露宿，給他打個房[illegible]拉進一屋子戰士同住；有[illegible]，把房子讓戰士好好休息[illegible]水很急，本來有船，他卻[illegible]渡。身體本不好，過去就[illegible]卻又發生情況，看到前邊[illegible]下來讓他們坐，立即帶病[illegible]列帶着部隊衝出重圍。[illegible]，他賴以指揮的，只有一[illegible]學校用的地圖，但在部隊[illegible]落，依靠他豐富的經驗和指[illegible]和突圍，如入無人之境，難怪[illegible]都認爲是「中國軍事史上的奇蹟！」

十一月十日清晨

瓊崖海面民變武裝 俘獲蔣方艦船兩艘

（新華社延安十八日電）廣州瓊崖海面民變武裝在奪得國民黨軍艦「海興」號之後，近又俘獲蔣軍海輪一艘。據本月十一日杜事明的北年新生報載：「九月中旬，我國（指蔣方）『海興』號軍艦一艘，在三灶島泥州海面被『海匪』劫去，最近又有『海通』輪，利用『海興』、『海輪』，亦將該輪『俘虜』，匪徒係十五歲以下之童匪，一行百餘人」。

蘇中地方武裝 兩個月斃傷敵一千

（新華社華中十八日電）蘇中軍區公佈九十兩月份蘇中地方武裝戰績（民兵游擊隊戰績在外）如下：作戰一三五次，攻克據點八處，斃傷蔣軍一千九百八十餘人，生俘四百餘人，繳獲火箭砲一門、六零砲四門、輕重機槍十一挺、美製湯姆式等衝鋒槍二十挺、長短槍一百七十餘支、彈藥一萬七千餘發、其他軍用品甚多。

短論

寶貴的經驗

陝甘寧王寨塬人民武裝起來，趕走了蔣政權的暴政，成立了民選自治政府，而且用武裝自衛的手段，擊退了蔣軍屢次進攻，堅持、鞏固並擴大了自己創造的自由新天地。這個經驗是十分寶貴的。

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illegible]起家的，他們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量武裝，並用暴力來摧殘壓制中國人民，[illegible]中國人民服從當奴隸，任他們宰割，[illegible]主，迫切要求獨立自由的生活，[illegible]不許我們得到這些東西。因此，中[illegible]的武裝，來打垮蔣介石的反革命武[illegible]身解放的[illegible]生動的告訴了我們。王寨塬以及蔣管區許多[illegible]現在蔣介石反動派正在向我們解放區進攻，[illegible]在「要得世事平，家家都有持槍的人」[illegible]的政權，恢復人民的政權；[illegible]警偽，打退反動派的進犯，保衛[illegible]民，應該緊張的備戰，加強練兵習武[illegible]軍參戰，用一切辦法，努力加[illegible]要學習王寨塬人民的榜樣，團結[illegible]定可以堅持並鞏固我們自己手創的[illegible]後的勝利！

副刊

「人民軍隊是不可戰勝的」

——三五九旅中原突圍勝利歸來

穆欣

驍勇善戰的三五九旅由中原突圍勝利歸來，並在王震將軍率領下來到晉綏邊區，消息興奮着每一個人，八日中午，記者在賀龍將軍的總部會到這位威震四海的名將。他和張子意同志並肩站在一顆樹下，當回來的伙伴爲他們拍照時，他那中等身材筆直的挺立着，臉上出名的「鬍子」剛刮掉，全發圓得英姿煥發。眉宇間流露着愉快，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射着剛毅的光輝。

我把想要了解的問題寫出交給他，審視了幾分鐘，他便慢慢的，娓娓的談起來。他講到突圍之前，他先說：中原解放區是在反對日寇與賣國賊夾攻中艱辛締造的。爲着保護人民利益，配合全國抗日戰爭，李先念將軍所部在平漢南段、長江、兩湖、武漢周圍堅持敵後抗戰，使四川、大後方免遭日寇的蹂躪，對打擊日本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但在日寇投降後，那些「外戰外行」坐美國飛機指揮的反動集團，不顧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願望，即以十倍於我的兵力來進攻，遭到殲滅性的打擊以後才中止。在雙方商談中，爲着和平民主的實現，中原部隊曾作重大讓步。但反動派慾壑難填，今春復集中九個軍，在停戰令生效後又企圖一舉殲滅我軍，中原部隊又使其六六軍、十八軍、七五軍遭受重創，制止住大規模內戰的爆發。蔣美權欲以「調處」的煙幕，處心積慮作更惡毒的佈署，修築了十萬座碉堡，調集十個軍和十幾個保安隊，六月二十六日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

蔣介石迷信美械裝備萬能，一心想消滅中原部隊向洋爸爸報功，並想證明人民武裝是能夠消滅的。所以在給劉峙的手令中，蔣介石限其在四十八小時內殲滅李先念將軍所部六萬人，幻想造成所謂「驚人的勝利與奇蹟」。「這個手令曾被我軍由十五軍繳獲。這種夢想被勝利的突圍所粉碎，蔣介石再調五個軍到鄂豫陝邊去堵擊，並懸賞三百萬元「活捉」王震將軍等，在和九十軍作戰中，繳獲了蔣介石給趙錫田的命令，說如不能達成「活捉」「消滅」的任務，所有將領都要嚴重懲罰，軍法治罪。以後胡宗南又帶八個師到陝南堵擊王震旅。但反動派結果很悲慘：程潛被蔣介石申斥，劉峙受到撤職處分，蔣介石要這些部隊將功折罪，去進犯晉冀魯豫。王震將軍冷笑說：「現在追擊我們的蔣第十軍、第四十一軍、第四十七軍及第一軍，都已經受到嚴厲懲罰或消滅，不過懲罰這些部隊的，不是蔣介石，而是解放區自衛戰爭中的常勝軍。其嫡系將領趙錫田、賓正成等，自己反被我們誠將軍的部隊活捉了。」另外，那些擔任追擊的蔣軍被殲、打傷、拖病與開小差的，減員也都在一半以上。現在，皮定鈞旅及早已到達蘇皖解放區，九旅及五師一部也已突圍回來，其餘部隊仍在鄂豫皖川陝廣大地區與廣大人民中生存着，在五十多縣紮下根子，並和當地人民結合起來。

王震將軍所率部隊，只是三五九旅的一小部份，四四年應江南人民之請，南征湘粵拯救將軍遭受敵蹄踐下的同胞。兩年來走了八個省，蔣介石的八個戰區南上北下征戰兩萬二千里。日寇華北、華中、華南派遣軍和蔣介石的八個司令長官都想消滅他們的，蔣介石和程潛曾宣佈：「李先念部和已全部消滅。」如今這支勁旅卻很譏誚的告訴那些阿Q們：「我們回來了！我們還勝利和健康地活着。」在邊區，人們看到他們那樣多的擄槍，便稱他們是「擄槍旅」，其中有幾十挺是從敵人倉庫裏邊繳來的。兩年征戰中，他們歷盡千苦萬險，赤着脚在荊棘叢生的山岩上行軍，冒隆冬在刺骨冰凌中涉渡，常是連續三五日的饑餓，過隴海路及渭河封鎖線時兩天一夜急行將近五百里，但是士氣是如此的旺盛：一進邊區到興縣，經六十四天的行軍沒休息，士兵們便寫信給王震將軍、團長尹宅仁同志等亦要求到前方去戰鬥，去報仇。王震將軍充滿喜悅的提起那些史詩式的搏鬥，提到人民對自己軍隊的熱愛，最後概括的歸納：「一我的信心就在於毛主席的主張、和戰士們的革命英雄主義、和老百姓對我們軍隊的同情與擁護。」他反覆闡述這些，充滿信念的兩眼堅毅地望着我們說：「人民軍隊是不可戰勝的！」

中原突圍之前，王震將軍曾參加「調處」工作。我問他在調處中美蔣代表的關係，他說：美國反動派與蔣介石的關係很微妙，看着看着就暴露了。曾參加武漢執行小組的美代表古來爾空軍上校，在中原解放區跑了一圈，了解我軍佈署等以後，便到漢口訓練蔣家空軍，指揮他們來轟炸我軍民。突圍時繳獲的蔣第十五軍大批文件發露出：蔣軍把所築的碉堡、改裝美械後的訓練與作戰計劃，都供給了美國顧問，[illegible]大都會在執行小組工作過。王震將軍氣憤地講：「實際上這些調處什麼的，只是用一付中間人的面孔，來觀察我們的軍情，然後指揮蔣軍消滅我們。這根本就不是公平不公平、偏袒不偏袒的問題。」美帝國主義份子要把中國變成他們的殖民地，蔣介石俯首貼耳的當走狗，他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自然，在美方人士中也有不少民主派，他們承認解放區軍民對抗戰勝利的決定性貢獻，對中國人民的偉大事業寄予同情，但卻受到美國反動派的壓抑。美國國務院會有命令不准他們談論中國政局，同時他們幫助蔣介石摧殘人民的力量，許多美國人很苦悶，認爲如此作完全沒有意義，他們想回家。蔣介石依擁賣國罪行引起人民的憤慨，都叫蔣介石及其軍隊爲「小洋人」。這本是過去人民對汪精衛和偽軍的稱呼，但當識破美蔣狼狽爲奸的鬼計，便覺得蔣介石亦正恰合身分。

談話轉到晉綏戰局時，他說：晉綏邊區是全國最苦的地區，記得四○年—四一年到黃河來時，路上我不見小米，盡是黑豆、糠麩，人民被閻錫山和日本鬼子搶得淨光。這次來，沿途人民有吃有穿，軍民生活均有很大改善，心中非常高興。又說：晉綏邊區在抗日戰爭中有很大貢獻，自衛戰爭中也有很大成績。集寧、張垣我們雖曾暫時撤出，但看麻平、平社的大勝利，綏遠游擊戰的發展，都說明胡宗南、閻錫山、傅作義瘋狂進犯解放區幾個容城後，將會很快受到死亡的教訓的。」（下接第三版）

李洪瑞和他的武工組員

谷曼

晉中平川××縣武工小組，常在敵人坑場裏鑽來鑽去的，被羣衆稱爲一支「神兵」，他們來去無影，鳴槍就勝，這支「神兵」的領導人就是李洪瑞同志。

八月間，李洪瑞武工隊從××莊（城南一二里）出來，正遇着三個敵人，他們來不及隱蔽，李洪瑞就沉着的問道：「喂！你們是那一部份？」敵人說是「兵先團」（兵農合一先鋒團）。李洪瑞心裏一亮，便告訴敵人說：「我們是七十師的便衣。」敵人聽了毫不在意的說道：「咱們是自己人。」他們就相隨向城北方向走去，離村不到半里，李洪瑞向組員們遞了個眼色，習慣於這些暗號的組員們，在剎時間，便齊發了三槍，打倒了三個敵人，從三個死屍的身上知道其中有一個兵先團的指導員，其餘是兩個團員。

李洪瑞因跑路渴了，到離城三里的××村去喝茶，一杯水沒喝完，要糧的敵人堵住了他的大門，老鄉們慌的告訴他說：「不要出去，就躲在家裏。」李洪瑞說：「不要緊」，他便把手槍挾在腋下，朝着敵人走去，敵人問他幹什麼，他說：「替公家要糧的」，跨出大門，轉一個灣，一溜煙的躲過了敵人。武工組員等敵人把要下的幾百斤糧向大車上集中時，突然開槍，把三四十個敵人打得七零八落，竄回城去，糧食被他們救住了，分還給了羣衆，羣衆很感謝他們。

他們善於鑽敵人的空子，一次趁着據點敵人回城時，他們便抓住了這個縫間動員了該村的羣衆，一小時內，拆毀了三個大碉堡，燒了敵人住的營房，從城裏返回來的敵人看到此種情形，嚇得喊着：「危險！危險！據點裏也挨進了八路軍」。九月十三日，兩個騎馬的敵人，從城裏出來，走了不久，李洪瑞就在野地裏等着，敵人剛走近預定地點時，一個手榴彈，一粒子彈，正打中敵人，一個跌下馬來，一個便拚命的向城裏奔去，武工組便在這次繳獲一匹馬，他們心裏想着：「這一下美啦，騎着可以送信，生產時可以耕地。」他們正在設法爭取敵人的武器來武裝自己。

王貴與李香香

三邊民間革命歷史故事

李季

第三部

（一）崔二爺又回來了

大紅嘴天下猛雨，
雞毛信傳來了壞消息。
奔着雞毛信不住氣的跑，
壓迫人的白軍又來了！
游擊隊連夜開到白軍跟前後邊去，
上級命令去打游擊。
吹起哨子背起槍，
王貴抽空上去看香香。
死羊灣黑裏燈到信，
第二天大清早，白軍可進了村。
白軍個個黑炎臉，
洗好像人人都短他們二百錢。
東家奔來西家問：
「誰家有人隨了紅軍？
「誰家分了牛和羊？
誰家分地又分房？」
牛四娃分了一孔窰，
三套兩間在出來了。
崔二爺的大門寬又高，
兩根麻繩吊起了。
兩把鍘條一把剷，
渾身打成肉絲絲。
白軍連長瘦頭鬼，
又癢手來發着嘴：
「乾井裏打不起個水來，
天生的窮骨頭想發便宜財！
「閻王爺叫你當窮漢，
斜頭歪腦還想把身翻！
「仗着你紅軍老子勢力大。
羨飛牛還想推泰山！
「分的東西趕快往出交，
你們的紅軍老子靠不着了。」
繩子捆來剷刀逼，
崔二爺的東西都要回去。
狗腿子開路，狼跟在後邊，
崔二爺又回到死羊灣。
長袍馬褂文明棍，
崔二爺還是那副神樣子。
東家滾西家串，
「想發我姓崔的洋財是枉然。」
前朝古代也有人造反，
這些事情不稀罕。
「世上有怪事，天上也一樣，
天狗還能吃月亮。
「[illegible]，
月亮還是亮光光。
「自古一正壓百邪，
妖魔鬼怪不久長。
「亂龍天子一齊遭了殃，
死羊灣的天下還姓崔！」
本姓難改狗吃屎，
崔二爺想香香，心還沒有死。
打發李德瑞去求差。
崔二爺來到他家裏，
露着牙齒只是個笑；
「小香香，我又回來了！
「過去的事情，我全不記，
只要你乖乖的跟我走，
「你那紅軍老漢絕對沒蹤，
活活守寡我心裏不安生。
「不要再任性，你跟上我
有吃有穿舒服受活。」
香香又羞又氣又害怕，
從這頭來不當話。
崔二爺嘗她順從了，
渾身發癢心裏似火燒。
望裏沒人崔二爺胆子大，
照着臉上捏了一把。
順水推船就了一回事，
——大白天[illegible]
[illegible]

閻頑區小影（二十六）

牛馬一樣的苦役

[illegible]

抓兵和簽差

[illegible]